

從方言接觸看同義並列式的詞彙化

鄭縈、游孟庭

新竹教育大學

本文方言間重複義時間副詞的比較，探討並列式複合詞形成的機制。臺灣閩客方言中多音節詞是方言密切接觸過程中，共同語的「又」、「再」與原有的「閣/過」因同義聯想機制促使新舊詞語結合，形成同義並列複合詞。臺灣共同語「又」、「再」連用時，「又再」可分為兩種：一是同義並列；一是連詞+重複義副詞，不屬於同一句法層次。

1. 前言

1.1 緣起

董秀芳（2002）、劉承慧（2003）、丁喜霞（2005）等曾從歷時角度探討漢語並列式複合詞的形成過程，前者主張並列式複合詞(包括同義、反義或近義)的形成，往往是經由句法層面中個別單詞使用的自由組合(即詞組)，到固定的詞彙單位的演變過程；劉承慧（2003）由歷時材料考量複合詞的形成與來源，認為古漢語並列複合詞與其他類複合詞的形成方式有所不同，並列式是從並列複合所衍生的同義、近義並列複合詞，而其他類(如偏正、述賓式等)是從複合詞組演變的同形複合詞；丁喜霞（2005）則進一步主張同義並列雙音詞的成詞途徑與其他類並列式不同，其構成模式是基於語義聯想，把兩個同義單音詞並聯在一起構成的，無需經過詞組的階段。簡言之，針對同義的並列式複合詞的形成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是從句法到詞的詞彙化結果、(二)是直接構詞而來，前者認為同素異序現象是在詞組階段出現，詞彙化開始後詞序就固定了，所以詞序固定為判斷是否成詞的一個重要條件。這些研究也歸納出一些共同點：如採用歷時研究的方法(以古漢語為主)，從語言內部演變(古今變化)角度著眼，及分析的材料以實詞為主等。對這些研究中，有幾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思考：如同義的並列式複合詞的來源是否可能受到語言接觸的影響？是

否可以採用共時的角度？討論的對象是否包括虛詞(如副詞)？

重複義副詞是用來表示一個動作(或狀態)重複或相繼發生，如現代漢語副詞「又」、「再」都表示同一動作、行為的重複或繼續，其中「又」多指已實現的動作，而「再」多指未實現或經常性的動作，底下例句及括弧內說明引自高林波、張維微(2008:39)：

(1)a. 我又跑了一圈(重複動作的已完成狀態)

b. 我再跑一圈(動作的將要重複)

上述「又」(多指已實現的動作)與「再」(多指未實現或經常性的動作)的用法，可對應到閩南語口語中的「閣」和客家話口語中的「過」：

共同語	閩南語	客家話
他昨天 <u>又</u> 來了	伊昨昏 <u>閣</u> 來啊	佢昨晡日 <u>過</u> 來
他明天會 <u>再</u> 來	伊明仔載會 <u>閣</u> 來	佢韶早會 <u>過</u> 來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閩南語的「閣」和客家話的「過」也出現其他變體。以閩南語為例，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中還可以查到「又」、「再」、「又閣」、「閣再」等詞也都是重複義副詞。但是仔細觀察辭典中的例子，「又」、「再」的用法較偏向書面語或共同語，因此我們自然而然會推測「又」、「再」是借自共同語，而「又閣」、「閣再」則是「又」、「再」與「閣」混合而成的。因為臺灣地狹人稠，且通行多種方言，在這樣的語言環境下，方言之間接觸自然頻繁密切，尤其共同語在臺灣十分強勢，對閩南語勢必有所影響。客家話的情形也大致相同，閩南語和客家話的對應相當整齊(鄭綦 2009)，如下所示：

閩南語	客家話
閣/又/再	過/又/*再
又閣	又過
閣再	再過
又閣再	又再過

上表引發我們思考下列問題：閩南語和客家話中，單音節的「又」、「再」與共同語是同源關係或借詞？雙音節或三音節詞是詞彙化的結果或是直接構詞而來的？閩南語「閣」與「再」結合時，其詞序為何與「又閣」不同？閩南語的「閣再」與客家話的「再過」是否為同素異序現象？另外，學者也注意到共同語「又」與「再」的連用，或主張「又」與「再」是句法上不同層次(高林波、張維微 2008)，或主張是具有加強作用的複合詞(劉建華 2007)。就前者而言，這些連用的重複義副詞是否仍

為並列式？若是後者，是否直接構詞？這些問題本文*都將加以探討。本文內容除了前言與結語外，第二、三節分別說明閩客方言中的「又、再」是經過方言接觸(與共同語)而來的借詞，與原來有「閣」、「過」因同義聯想而直接複合成詞。文中例句除了引用文獻內的例子外，臺灣共同語以中研院的平衡語料庫為主，閩南語與客家話的例子分別使用台語文語料庫與行政院客委會的認證語料。

2. 閩客方言中的「又、再」與方言接觸

前言中，我們可以看到閩客方言中的重複義副詞有「又」、「再」與「閣」或「過」，底下先釐清「閣」或「過」的本字為何，接著再討論閩客方言中的「又、再」與共同語是同源詞或是借詞。

2.1 閩南語「閣」和客家話「過」的本字

根據楊秀芳(2004)的考證，閩南語「閣」的本字為「故」，文中一方面從歷史演變的角度討論動詞「故」到時間副詞的演變過程，另一方面，從閩次方言的比較來看「故」的所有副詞用法。「故」從表使為之也的動詞到時間副詞的語義發展途徑可以簡化如下例(2)：

- (2) 使為之也→使「所得」為之，以致於「成」→回頭去看事件的根源→(a)
依循事件的根源而延續其狀態→仍然
→(b)讓過去的動作或事件重複出現→再次

歷史上雖然「故」發展出這些副詞用法(參漢語大字典)，但是共同語中的「故」只有仍然義，並未如閩南語一般產生再次義，也就是「故」並未發展為重複義的時間複詞。閩南語「故」從實詞到虛詞的同時，語音也從 koo5 變為 koh7，因為這樣的語音變化太大，後來的人無法辨識其本字，因此出現「閣」、「擱」、「恪¹」、「復」、「更」等文字表示 koh，其中「閣」、「擱」、「恪」是因音近而借，而「復」、「更」則是借其義。「故」的讀音從 koo 去聲到 koh 入聲是一種弱化，與其語法化有關。此例顯示語義的虛化(或稱漂白 bleaching)伴隨著語音的弱化(phonological reduction) (Bybee et al. 1994:6)。

客家話重複義副詞「過」的用法與閩南語「閣」有頗多相似之處，我們可以判

* 本文的寫作受到國科會(計畫名稱「臺灣閩客方言時間表達範疇調查與比較(NSC 98-2410-H-134-019-)及客委會(計畫名稱「四溪流域客語特徵詞調查 II」98-0399-06-0504-03~)的補助，謹在此致上謝意。

¹ 見於《廈門方言詞典》，其他用字可見於教育部的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斷「過」也應當來自「故」，底下依據楊秀芳(2004)的討論，將閩南語「閣」各種副詞的語義及其語法特點與客家話做一對照，如下表一：

表一 閩南語「閣」與客家話「過」的副詞用法比較

語義	語法特點	閩南語	客家話
仍然	後接動詞，表示這個動作仍然持續在進行中	故著笑(還在笑)	(過) ²
再次	修飾動作動詞以表示動作的重複性，動作重複發生在「過去」	伊故跋倒矣(他又跌倒了)	又/又過
	修飾動作動詞以表示動作的重複性，動作的重複發生在「未來」	汝故去一逝(你再去一趟)	過/再過
表現積極進取的態度	常組合為「故較」，表示「無論如何累增」	故較好額也無路用(再怎麼富有也沒用)	又較/又過較/過較/再過較
又...又...	連接詞，用來連接並列的特徵或動作，表達並列諸項的皆取	(1) 端正故得儂痛(長得(又)端正又討人疼惜) (2) 房間故清氣故大間	(1) 又/又過/過 (2) 又...又...
竟然		伊故真有辦法哦(他還真是很有辦法哦)	—

就上表來看，「閣」與「過」的用法大致相當，語音又相近，兩者的本字都應該是「故」，但是在教育部的《閩南語常用詞辭典》、《客家語常用詞辭典》或行政院客委會的認證語料庫中分別寫作「閣」與「過」，因此底下的討論仍以俗寫字為主，不採用本字。另外，《台灣閩南語常用辭典》只記錄「閣」的副詞用法，如「伊閣來矣」；湯廷池(1999)討論「(又)閣...(又)閣...³」的意義與用法時，把「(又)閣...(又)閣...」分析為「連接副詞⁴」，而「(又)閣...(又)閣...」的第一個連接成分可以省略成為「...(又)閣...」。但是在客家話中，「又/又過/過」單用時可以連接兩項並列，只有「又」可

² 有的發音人認為可以用「過」，有的不同意，故以括弧表示。

³ 文中「又閣」寫做「猶閣」。

⁴ 呂叔湘(2004)則認為「(又)…又…」是副詞；「(又)閣…(又)閣…」的詞類究竟應該分析為副詞或連詞非本文主題，故不在此加以討論。

以合用，形成「又...又...」句式，而「又過/過」則不可(*「(又)過...(又)過...」)。相較之下，閩南語「又」的用法比較單純，只能表示重複發生在「過去」的動作，也沒有「又...又...」的句式；同時在口語中，「又」、「再」較少聽到有人使用，往往出現在書面語或較文言的詞語中，如：「盤山過了又落嶺」、「一錯再錯」、「再世」，少見單獨使用。這一點顯示「又」、「再」並非閩南語本土詞，可能是受到共同語影響而借進來的，底下我們將討論其來源。

2.2 閩客方言「又」、「再」的來源

以往方言研究著墨較多的是語音部分(即文白讀)，但是有學者從方言接觸的角度看待文白讀，如王福堂(2010:9)提到：「漢語方言字音存在文白異讀，其中口語音是方言原有的，讀書音借自異方言。這一看法目前已經成為共識。」此處異方言通常是強勢方言，也就是共同語(臺灣稱為國語)。至於方言之間詞彙是否有移借現象則較少提及，張屏生、呂茗芬(2006)針對客家話中閩南語借詞加以分類，主要是依照借詞與原來閩南語的語音或詞形(即用字)的不同變化方式進行分類，而且所舉的例子皆以實詞(包括名詞、動詞等)為主。鄭縈(2009)則觀察到名詞之外，時間副詞也可能出現借用現象，形成另一種文白關係，此處將進一步舉出例證加以說明。

目前未見閩南語或客語有關重複義副詞的研究，但是學者對共同語「又」與「再」的異同有頗多討論，如呂叔湘(2004)、劉建華(2007)等，這些有助於我們對閩客方言重複義副詞的了解，因此底下先整理「又」與「再」的幾個重要特點，分別簡述如下：

(一) 又

「又」的用法大致可分三個方面：

- 1) 表示一個已然動作(狀態)重複發生，經常伴隨完成體助詞「了」出現；兩個動作(狀態)相繼發生或反復交替。例句分別如下：

(3) 這個人昨天來過，今天又來了 -- 一個已然動作(狀態)重複發生

(4) 看完了上冊，又去借下冊 -- 兩個動作(狀態)相繼發生

(5) 裝了又拆，拆了又裝 -- 兩個動作(狀態)反復交替，其句式為「A了又B，B了又A」

「又」與情態動詞(即助動詞)「要、會」等共現，表示將要發生的事。一般來說，情態動詞出現於「又」之後：

(6) 有時明明走出了一大步，卻又得往後退回大半步。-- 「又+情態動詞」

- 2) 表示幾個動作、狀態、情況累積在一起，與時間無關，例如：這孩子又會寫

又會算。

3) 「整數+又+零數」的結構中，表示相加，例如：一年又五個月。

4) 表示語氣，例如：他又不會吃人，你怕什麼。

(二) 再

1) 表示一個動作或狀態重複或繼續，多指未實現的或經常性的動作；「再」與情態動詞連用時，情態動詞前置的情況比較常見。

(7) 不能一錯再錯了-- 一個經常性的動作（狀態）重複發生

(8) 現在他在主管的心目中有分量，他不能再讓上級失望。-- 「情態動詞+再」

2) 表示一個動作將要在某一情況下出現。例如：先把問題調查清楚，(然後)再研究解決的辦法。此處「再」表示後面動作將在前一個動作結束後出現。

3) 「再+形容詞」表示程度的增加。例如：還可以寫得(比這)再精煉些。

4) 另外，又，例如：一個是...再一個是...、再一次(多用於書面)

《閩南語常用詞辭典》與《客家語常用詞辭典》對「閣/過」、「又」或「再」的介紹十分簡要或闕如，分別介紹如下：

(一)《閩南語常用詞辭典》收錄「閣」、「又」或「再」三詞。

(一 a)「閣」有下列兩種用法—

1)又、再、還，例如：今仔日伊閣來矣。(今天他又來了。)

2)反倒、出乎意料，例如：伊第一擺煮的菜閣袂歹食。(他第一次煮的菜還不難吃。)

(一 b)「又」

再、復，例如：你又閣來矣。

(一 c)「再」

重複、第二次、又一次，例如：再世。

(二)《客家語常用詞辭典》僅收錄「過」與「又」的用法。

(二 a)「過」

再、又，例如：無罇！過添碗飯來！（不夠！再添碗飯來！）

(二 b)「又」

1)反覆相同，例如：想了又想。

2)並、且，表示強調的語氣，例如：又毋係。

3)可是、卻，表示轉折，例如：又驚。

4)特別、格外，例如：又大碗又便宜。

5)另外加上，例如：二又二分之一。

因為辭典未必能完全呈現各詞的用法，我們只能依賴自己及周遭朋友的語感加以判斷。對照表一(閩南語「閣」與客家話「過」的副詞用法比較)，底下將「閣/過」、「又」或「再」各種用法對照共同語的以便比較，如表二：

表二 副詞「閣/過」、「又」或「再」的用法比較

語義	語法特點	閩南語	客家話	共同語
仍然	後接動詞，表示這個動作仍然持續在進行中	閣	—	—/還
再次	修飾動作動詞以表示動作的重複性，動作重複發生在「過去」	閣/(又) ⁵	又/過	又
	修飾動作動詞以表示動作的重複性，動作的重複發生在「未來」	閣/(再) ⁶	過	再
(又)...又...	連接詞，用來連接並列的特徵或動作，表達並列諸項的皆取	XP 閣 XP 閣 XP 閣 XP	XP 又/過 XP 又 XP 又 XP	XP 又 XP 又 XP 又 XP
竟然	語氣詞	閣	又	又
相加	整數+又+零數	閣/(又)	又	又
另外，又		閣/(再)	過	再

上表中，閩南語「閣」的功能是共同語「又」與「再」用法的總合，而閩南語「又」與「再」正好分別對應共同語「又」與「再」的用法，同時閩南語「又」與「再」都使用在書面語，因此我們把閩南語「又」與「再」視為來自共同語的借詞。就共同語而言，同義詞的產生多半是古今詞的不同，如古代詞語「面」、「口」如今以「臉」、「嘴(巴)」替代；但是對現代方言而言，同義詞的產生還有一個可能性是共同語強

⁵ 括弧表示語料庫雖然可以看到例子(如：「死後的确受上帝的審判，天父這款疼人；我又辜負伊的恩典」)，但是這些例子我們的發音人都認為口語中不太使用。

⁶ 例句，如：「所以愛不時觀察思考各種人物的動作言行，再用五指模仿練習，甚至弄埤仔對鏡練習，...」。

勢的影響而移借新詞語，新舊詞語並存時，往往書面語會表現與口語不同。

在不同語言之間出現借詞時，多半是因為新事物或新文化的產生，而引入新的詞語；但是在同一語言底下的不同方言之間，因為語法結構沒有明顯的差異，進行語碼交替或語碼轉換時，反而專注在兩個方言中語義對等、用法相當的同義詞的轉換使用。同義詞因經常聯想使用，進而借入其詞彙系統中。同義詞引入後可能出現兩種情況：一是本土詞與借詞形成同義詞關係，彼此競爭進而形成分工，如閩南語「又/再」往往出現在書面語或較文言的詞語中，「閣」較為口語；二是形成同義並列連用，如閩南語「又閣/閣再」或客家話「又過/再過」。下一節將討論雙音節重複義副詞的形成是一種詞彙化現象，或是經由構詞規律而來。

3. 從方言比較看閩客方言雙音節重複義時間副詞的形成

前一節的討論顯示，閩客方言的「閣/過(故)」與「又」、「再」有本土詞與借詞的關係，這一節我們將先釐清閩客方言中雙音節重複義時間副詞的形成方式，對照外來詞中音義兼用詞來看，雙音節時間副詞應該是構詞而來，而且口語中三音節詞也足以做為佐證；最後再與共同語中「又」與「再」的連用進行比較。

3.1 閩客雙音節重複義時間副詞的形成

《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中收入「又閣」與「閣再」二詞，且都歸入副詞：

- (一)「又閣」—又、再，表示動作或現象的重複。例如：伊又閣來矣。(他又來了)
- (二)「閣再」—再度、重新。例如：自彼工了後，伊就毋捌閣再提起彼層代誌矣。(從那天以後，他就不會再提起那件事了。)

至於《客家語常用詞辭典》中，雙音節副詞僅收入「再過」一詞卻未收「又過」，但是我們在客語認證的語料庫中卻可找到「又過」的例子：

(9)又起風哩，敢係又過愛落雨？(又起風了，難道又要再下雨？)

(10)佢這擺又過連任當選議員，可見佢受著選民个肯定。(他這次又再連任當選議員，可見他受到選民的肯定。)

上述例句對客家發音人而言，「又過」都可以「過」替代，顯示「又過」確實成詞。就閩或客方言的雙音詞來看，基本上都是以「借詞+本土詞」的方式結合，只有「閣再」例外，本該是「再閣」，變成「本土詞+借詞」的組合後，與其他雙音詞有異序現象。再者，閩南語的「閣再」與客家話的「再過」，若還原為本字就是「故(閣)再」與「再故(過)」，兩個方言之間成為同素異序的關係。在董秀芳(2002)的理論中，並列式由句法層面中個別單詞使用的自由組合(即詞組)，到固定的詞彙單位的演變過

程，同素異序屬於詞組階段。我們是否可以把共時的方言之間的同素異序視為一種過渡階段？這些問題讓我們不得不思考：為何閩南語會出現「閣再」而非「再閣」？

閩南語中有一個副詞 *tsiah*，辭典暫時以「才」代替，用法包括以下幾種：

- 1)方、始，例如：這馬我才知影伊是騙我的。(現在我才知道他是騙我的。)
- 2)只有，例如：伊才十七歲爾爾，袂使淋酒。(他才十七歲而已，不能喝酒。)
- 3)表強調的語氣，例如：我才無欲相信你講的話！(我才不相信你說的話！)
- 4)再。表示接續在另一動作之後，例如：後擺我才共你講。(以後我再告訴你。)；電影看煞才來去食飯。(電影看完再去吃飯。)

其中第四義與其他語義之間的聯繫不明顯，反而接近「再」表示一個動作將要在某一情況下出現；至於語音部分，可能和「故」因弱化轉為入聲字(「閣」的情況相似。在口語中我們也確實出現 *tsiah* 與「閣」連用的情形，例如：「我明天 *tsiah* 閣提來(我明天再拿來)」，因此當共同語「再」重新進入閩南語時，已經無法使用「再閣」的形式，只能改為「閣再」。我們也看到 *tsiah* 與「閣再」連用的例子如下：

- (11)...準備考試嘛較要緊。明年若有機會阮才閣再來，即馬佇遮佢恁講再會咸 ByeBye，...。(準備考試也比較要緊。明年若有機會我再來，現在在這兒與你們說再會和 ByeBye...。)

上述 *tsiah* 或「閣再」的功能相似，都是表示「來」動作將要「明年若有機會」的情況下發生。

丁喜霞(2006)從中古時期的並列式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同義並列雙音詞的構成模式是基於語義聯想，把兩個同義單音詞並聯在一起構成的。她對聯想的解釋如下(丁喜霞 2006：122)：

在語言的演變過程中，聯想是詞義詞形演變的心理基礎。詞義不是客觀對象的直接反映，而是用來表達概念的，概念的確立包含著人的思維活動，在詞義和客觀對象間，思維起中介作用。詞義的產生同人的思維活動有密切關係，是客觀對象在人們意思中的反映，是人的認識的成果。如“江”由專指長江到泛指一般河流，因為長江與一般的河流雖然規模不同，但性質是相同的，都是流動的水系，人們就依據這樣的相似點進行聯想並應用。

就語言內部而言，性質相同或相近的詞語因聯想而複合成詞；就方言之間而言，因經常語碼轉換或交換，詞義相近或相同的詞語也常常因聯想而並陳，進而構成同義並列雙音詞。同義並列式複合詞形成的原因除了同義聯想外，就方言接觸的角度來看，還有本土化理據的因素。Zuckermann(2000)將借詞分為兩大類：A類是利用源語言的語言材料創造新詞，如漢語直接引進的日語借詞「經濟、政府」等；B

類則為利用目標語的現有的詞根或構詞要素(*roots/lexemes*)做為基本材料創造新詞，包括譯音詞、譯義詞、音義兼用詞等。對於世界上語言引進借詞時多半使用 B 類，而非 A 類，Zuckermann 提出「本土化理據論」⁷(*Folk- Etymological Nativization; FEN*)加以解釋。Folk- Etymology 最早是 Stern(1965)提出的一種語言現象，指人們遇到發音陌生或難理解的借詞時，往往用某個自己熟悉的、發音或形態相似或意義相關的詞去取代。經過長期使用，這種取代詞便逐漸成爲一個新詞，一個更像本族語的詞，這種語言現象即叫做「理據」化（方欣欣 2004:44）。而音義兼用詞(混合詞)所以成爲現代漢語譯詞的較常見的組合方式就是一種理據化的結果，而閩客的雙音詞甚至三音詞「又閣(再)」、「又再(過)」等結構上雖屬於並列式，也算是一種「音譯+義譯」或「義譯+音譯」，都是透過語義聯想而複合爲並列式，最終目的也是爲了本土化。

了解重複義雙音副詞形成的原因後，接下來的問題是，爲何閩客方言不約而同選擇「借詞+本土詞」的模式而非「本土詞+借詞」？這裏我們可以借助於學者對有關語言間的借詞分類，其中一種爲音義兼用詞(*hybrid*)。音義兼用詞 (*hybrid loan-word*)，又稱「混合詞」，是以部分依音而部分依義的方式去翻譯外國語詞彙，如：「吉普車」以「吉普」譯音，而以「車」補義。(湯廷池 1989)。閩客方言雙音節重複義時間副詞的形成也是一種混合詞，「借詞+本土詞」的詞序相當於外來詞的「音譯+義譯」，因爲前者只是音節對譯，有賴於後者(義譯)的說明，而外來詞因爲是名詞音譯與義譯呈現爲偏正結構，而雙音節重複義時間副詞則成爲並列結構⁸。

3.2 閩客方言的三音節重複義副詞

在鄭縈(2009)的調查中，閩客方言的重複義副詞實際上分別都出現三音節的例子，即「又閣再」、「又再過」，這一節將討論這兩個形式是三音節詞或詞組，若是詞又是如何形成等問題。三音節的研究比雙音節詞來得晚，但也有不少成果，如

⁷ 此處 Zuckermann(2000)根據方欣欣(2004: 43-49)的討論。

⁸ 我們發現在另外一套時間詞似乎呈現「本土詞+借詞」的組合，如表示「晚上」的詞在三個方言中分別如下：

共同語—晚上、夜晚

閩南語—暗暝、暗時、暝時、下暗、暗頭(仔)

客家話—暗晡、暗晡夜、暗晡頭

上述詞語對照顯示，閩客有共同詞素「暗」，客語「暗晡夜」的「夜」是否爲共同語借詞，或是源自古詞，有待深入研究。

卞成林（1998）研究現代漢語三音節複合詞結構分析結構特徵為主，對現代漢語三音節複合詞的結構層次，關係和語法屬性進行了定量分析。楊愛姣（2005）對近代漢語三音節的形成及發展有相當完整的討論。她從詞典、書籍中收集到3046個三音詞⁹，歸結出近代漢語三音詞在結構類型¹⁰上，大致繼承了中古的構詞方式。三音詞的搭配功能、句法功能與雙音詞相比較具有以下特點：

- （一）三音詞詞性比雙音詞要穩定，基本上無活用或兼類。實詞形態變化很少，虛詞的詞綴可有可無¹¹。
- （二）三音詞的搭配能力普遍要比雙音詞弱些。
- （三）三音詞具有同類的雙音詞的基本句法功能，同時在此基礎上有所拓展¹²。
- （四）三音詞的修辭特點具體表現為鮮明的形象性、豐富的表情性、通俗的口語性、濃郁的民俗性，流暢的韻律性五方面。

對閩客方言的「又閣再」、「又再過」而言，發音人認為這種三音節連用是為了強調，顯示其語用上的功能。

另外，楊愛姣（2005：2-9）提出三音詞的界定方式，我們整理成如下表三以方便了解：

表（三）楊愛姣（2005）三音詞與三音詞組的界定

區分	三音詞	三音詞組
意義	具有整合性、融通性、單純性與穩定性(即語義不透明)	具有綜合性、理據性、機械性與分解性(語義可從組成成分分析)
結構	具有封閉性、凝固性(無法擴展)	具有開放性、靈活性
語音	具有連貫性，即詞素之間原則上沒有語音停頓	可有語音停頓，不必一氣呵成

⁹楊愛姣（2005）以許少峰主編《近代漢語詞典》、高文達主編《近代漢語詞典》、龍潛庵主編《宋元語言詞典》、袁賓主編《宋語言詞典》和其他相關詞典、書籍中總共收集到 3046 個三音詞。

¹⁰三音詞為附加式、偏正式、主謂式、聯合式、述賓式、重疊式。

¹¹胡正微說：「隨著音系的簡化，大量的單音節詞變為雙音節或多音節詞，語素間的相互制約使詞義更明確，詞性漸趨穩定。」

¹²史有為說：「語音長度越大，意義越確實，功能也就越狹窄，而這樣單位也就越容易自由組合，數量就越多。」

組成成分的次序	成組成分的次序及關係固定 ¹³ ，如「小聰明」不能改為「聰明小」	在整體意義不變的情況下，次序可以作一定顛倒，如「腳掌大」與「大腳掌」語義相當
---------	---	--

對照上表，閩客方言中的「又閣再」、「又再過」都是同義詞連用，所以語義整合性程度高；但是語音部分，傾向於以先「又」而後「閣再/再過」來切分，而且次序不能顛倒，這幾點顯示「又閣再」、「又再過」的結合不夠緊密。楊愛姣（2005）並同意呂叔湘認為在現代漢語的語句裡，雙音節是佔優勢的基本語音段落。把單音節的補充成雙音節，把超過兩個音節的減縮為雙音節—雙音化是現代漢語的主要節奏傾向，就三音化與雙音化彼此消長的情況來看，漢語詞彙的複音化主要仍採用雙音形式¹⁴。附加式三音虛詞幾乎都可還原成雙音詞。當雙音詞擴展為三音詞，四音詞壓縮為三音詞的同時，三音詞壓縮為雙音詞的現象也同時開始。漢語詞彙在這種一方面要求表義複雜化，另一方面又要求音節數目簡單化的矛盾中不斷發展結果，因此漢語詞彙的雙音化依然佔優勢，三音詞有節制地發展，因此三音化不能成為漢語詞彙發展的主流。就閩客方言中的「又閣再」、「又再過」來說，只有少部分人使用或接受：

(12) 伊 又閣再 想起伊的故鄉

(13) 你若是 又閣再 哭，小朋友就都不跟你玩了

(14) 限勢佢就一肚屎懊惱，愛嗷毋得嘴扁吔，你仰好 又再過 撩佢。(他已經一肚子懊惱了，欲哭無淚，你怎麼又再戲弄他。)

(15) 你係過不聽話，又再過 仰樣，涯會打死分你。(你若再不聽話，又再這樣，我會打死你。)

上述例子中，「又閣再」(又再過)都可以改用「閣/又閣」(過/又過)，顯示三音詞的使用比起雙音詞而言仍不易進入。三音詞形成的原因，丁喜霞（2006）認為也是聯想作用促使三音節同義聯用，和雙音節同義聯用一樣。就閩客方言中的「又閣再」、「又再過」的例子來看，這兩個三音詞都是雙音詞直接並列合成而來，即「又閣+閣再」、「又過+再過」複合的結果。

¹³少數例外，如「作客漢」與「客作漢」；「耳爬子」與「爬耳子」等。

¹⁴許少峰主編《近代漢語詞典》中收集到 234 組同一個詞的三音節與雙音節並存的例子。如：「絆馬索」與「絆索」、「打背工」與「打背」、「霎時間」與「霎時」、「後生家」與「後生」、「公事人」與「公事」等。

3.3 共同語重複義時間副詞的連用

現代漢語中，除了「又」、「再」單用外，也有「又再」或「再又」連用的現象：

(16) 走了約十分鐘以後，忽然鐘聲又再響起(「鐘聲又再響起(李家同故事繪本)」)

(17)a. 這樣回憶著，再又從初見老胡，說夜訪白慶庵“沒有啥不便”想起，一直到眼前的情景(高陽《紅頂商人胡雪岩》)

b. 繼承者之後再又有繼承者。(袁昌英《遊新都後的感想》)¹⁵

對上述「又再」或「再又」的連用，劉建華(2007)認為「又再」或「再又」基本義與「又」或「再」相當，這些重複義頻率副詞表示重複義的加強。但是在高林波、張維微(2008)的分析中：[又[再[聽了一遍]]]，顯示「又」和「再」並非在同一個句法層次，「又再」並非複合詞。董秀芳(2002)基於 Givon 提過的一個著名觀點：今天的詞法曾是昨天的句法，主張漢語雙音詞的一個重要來源是同形詞組，因此漢語的詞組與複合詞結構的一致性是有歷史根源，幾種主要的詞組結構類型也都明顯的表現在複合詞中。董秀芳認為雙音詞在成詞之初，由於地位不平等因此會有詞化程度的級差，她訂出四個判斷原則，以動詞性並列雙音詞的詞化程度評比結果，推及其他類型：

- 1) 存在一個單音詞同義形式，但組成成分不能換序。
- 2) 不再有同義的單音對應形式。
- 3) 意義上發生了由具體到抽象或由泛指到專指的引申。
- 4) 句法功能發生轉化，包括：**a.動轉名**；**b.動轉形**；**c.動轉副**；**d.動轉介**。

就上述例子來看，「又再」與「再又」雖然有異序現象，但是各自可以「又」或「再」加以替代，選擇雙音詞的原因是配合音節，例如：「忽然+鐘聲+又再+響起」全都雙音節組合而成。

然而語料庫中「又再」或「再又」也並非全都詞彙化，在我們搜尋平衡語料庫後，「又再」出現 11 筆，「再又」則沒有找到例子：

(18) 真是至高無上的真理，他覺得身心輕安，又再向前走。

(19) 下半場五十四分鐘，明德蔡暉鎧又再射進一球，終場明德以二比一險勝大直。

在上面二例中，例(18)「又再」的用法相當於「又」；例(19)「又再」則可以「再」替代，二例的「又再」有詞彙化的趨勢。另外有些「又再」連用的例子中，「又」與

¹⁵ 此二例引自劉建華(2007:35)。

「再」顯然不是複合詞：

(20)a. 趕緊塗掉，卻又寫，又塗掉，又[再寫]，又塗，…就這樣反覆了好幾次。

(平衡語料庫)

b. 等又[再等]，又[再等]又[再等]，始終等你/海膽不到

(21)經由我們的結合，我們又[再一次]與大自然合而為一

例(20)的「又」是連詞，「再」才是重複義副詞；例(21)是 Google 上搜尋到例子，「又」與「再一次」都有重複義，但是「再一次」已經是複合詞，與「又」並列。

平衡語料庫中並未找到「再又」的例子，在 Google 上搜尋到有個標題¹⁶出現「再又」如下例(22)：

(22)「中概股」變「港資」，**再又**變「旺旺時報」?!

但是在這個標題底下的內文卻不再出現「再又」連用，只有「又」、「再」各自分開使用：「...台灣本土報業版圖等於是再被攻佔一大塊，而且未來媒體生態的趨勢與發展，可能又會有重大的轉變...」。

4. 結論

以往討論同義並列式多半從歷時的角度著手，本文嘗試從共時角度進行方言比較來探討並列式複合詞的形成方式及原因。閩南語與客家話表重複義的副詞有單音節及多音節詞，其中多音節詞中部分詞素與共同語有重疊，如下所示：

	共同語	閩南語	客家話
單音節	又、再(、還、也)	閣、又、再	過、又
多音節	(又再、再又)	又閣、閣再、又閣再	又過、再過、又再過

研究結果顯示，就閩南語與客家話兩個方言的重複義頻率副詞因接觸而雙音化的過程來看，「又」、「再」這些借詞可能因為經常語碼轉換而熟悉，進而借入閩南語與客家話中，因同義聯想機制促使新舊詞語結合，形成同義並列複合詞。就臺灣的共同語來看，「再又」十分少見，「又再」須分為兩種，一是同義並列，一是連詞+重複義副詞，不屬於同一句法層次。

引用書目

王福堂.2010.〈文白異讀中讀書音的幾個問題〉，《漢語方言論集》，原載於《語

¹⁶此標題網址 <http://ash1118.pixnet.net/blog/post/22926530>。

- 言學論叢》第32輯，商務印書館，2006年。
- 卞成林.1998.現代漢語三音節複合詞結構分析，《漢語學習》，4期。
- 方欣欣.2004.《語言接觸問題三段兩合論》，華中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史有為.2001.《漢語外來詞》，北京：商務。2003年，2刷。
- 李如龍.2001.論漢語方言特徵詞，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呂叔湘.2004.《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商務印書館。
- 吳福祥.2007.〈關於語言接觸引發的演變〉，《民族語文》，第2期。
- 吳為善(2003)〈雙音化語法化和韻律詞的再分析〉，《漢語學習》2：8-20。
- 高林波、張維微.2008.〈副詞再和又的多角度分析〉，《長春大學學報》第18卷第6期頁38-41。
- 洪麗娣.1997.〈古代漢語中同素異序詞的研究〉《瀋陽師範學院學報》1：43-45。
- 張屏生、呂茗芬.2006.〈六堆地區客家方言島的語言使用調查—以武洛地例〉，《第三屆台灣羅馬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網路版：
<http://iug.csie.dahan.edu.tw/giankiu/GTH/2006/ICTR/lunbun/20.pdf>。
- 張誼生.2004.《現代漢語副詞探索》，上海：學林出版社。
- 湯廷池.1989.《漢語詞法句法續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初版。
- 湯廷池.1999.〈閩南語連詞‘及、抑(是)、(猶)閣...(猶)閣...、那...那...’的意義與用法〉，《閩南語語法研究試論》，229-267頁，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陳聖欣.2009.《台灣客家話中閩南語借詞》，中央大學客語所碩士論文。
- 楊秀芳.1993.〈論文白異讀〉，《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台北：大安出版社。
- 楊秀芳.2004.〈論「故」的虛化及其在閩方言中的表現〉，《臺大文史哲學報》第六十期頁199-242。
- 楊愛姣.2005.《近代漢語三音詞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
- 溫昌衍.2001.《客家方言特徵詞研究》，暨南大學伯博士論文。
- 鄭縈.2009.〈語言接觸與詞彙化 - 以客家話為例〉，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發表會，國立交通大學客家學院12月12-13日。
- 鄭縈、游孟庭.2010.〈接觸引發閩南語重複義時間副詞的詞彙重整與方言的平整化〉，苗栗聯合大學。
- 鄭良偉主編(1989/1992)《國語常用虛詞及其台語對應詞釋例》，臺北市：文鶴
- 鄒嘉彥、馮良珍.2000.〈漢語_五地_與日語新概念詞語對比研究-從新聞視窗看詞匯衍生與重整〉，《語言研究》3:51-70。
- 劉承慧.2003.〈古漢語實詞的複合化〉，收於何大安主編：《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與

發展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組)》，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頁107-139。

劉建華.2007.《副詞“還、也、又、再”的重複義研究》，邊延大學碩士論文。

董秀芳.2002.《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羅肇錦.2000.《臺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羅肇錦.1990.〈閩客方言與古籍訓釋〉，《第八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入
《聲韻學論叢》，第3輯，台北：學生書局

Bybee, J., R. Perkins & W.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ugen, Einar. 1950. The Analysis of Linguistic Borrowing, *Language* 26.2: 210-231.

Zuckermann, Ghil'ad. 2000. Camouflaged Borrowing: "Folk-Etymology Nativization" in
the Service of Puristic Language Engineering. D.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Oxford.